

PLANTÆ SINICÆ CUM ILLUSTRATIONIBUS

Auctore D. KIA TOHOU-TSANG ET TOHOU-SHAN

Ex Libraria KAI MING

Shanghai

賈祖璋
賈祖珊
合著

中國植物圖鑑

蔡元培題

開明書店刊印

中國植物圖鑑

民國二十六年五月月初版

民國三十三年三月三版

每冊定價·七〇

印刷者

發行者

著作者

開明書店

上海福州路
開明書局
代表人范洗人

賈賈
祖祖
珊璋

有者作權*不准翻印

胡序

研究科學之使命，一方固須對於新智識日有增加，一方亦須使已得之知識設法普及。在歐美科學先進諸邦，負盛名之科學家每不惜費其寶貴之精力，編通俗之書籍，而科學每賴以發揚光大之。吾國夙昔科學不發達，無論矣。近十五年，科學研究漸有成績，而各專家驚於所業，鮮暇以著通俗之科學書籍，故科學尙不能普及於社會，滋可慨也。

植物學者有關於農林園藝各實用學科者至切，而愛好自然，博識名物，雖非專家，每喜旁涉，則尤宜多著通俗之書，以供一般社會之檢閱。然專治斯業者，每苦乏餘暇，以從事於此，故是項書籍，尙無所聞。以視東鄰日本，此類書籍之多，未免有落後之感矣。賈君祖璋有鑑於此，以三年之研幾，成「中國植物圖鑑」一書，自細菌以至種子植物，無論國產非國產，栽培或野生者，共搜集二千餘種，各繪圖列說，且附

時之求；嗣後逐漸增廣，益求完美，自成不朽之作矣。今於出版之始，樂誌數語，以爲賈君賀。

民國二十五年七月錢崇澍序于南京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

董序

一國之富產，必經詳細調查以記載之，而後方有所查攷也。試就動植物言，歐西各國莫不有動物誌（Fauna）及植物誌（Flora）以詳載各物之名稱（拉丁文學名及本地俗名），習性，用途等，而使人知所採用也。此不特其本國人有其根據，而可攷其所以；即凡他國人居其地，而欲知其地有何產物者，亦可手持此本，按圖索驥，一驗而得知其詳。反觀吾國，又奚若焉？吾國幅員遼遠，物產豐富，為世界各國冠，精詳調查之記載，實急需而未克須臾緩者。

關於植物方面，中國古時雖亦不乏專書記載，但多偏于藥用植物；且一物多名，或同名異物者極夥，以致習之者莫知所從，因不合于科學之法也。欲求其記載精確而合乎自然系統之科學分類者，中國猶未之前見。今賈祖璋先生竟有「中國植物圖鑑」之作，實創著也。「植物圖鑑」乃植物誌而兼有圖形之作，即所以予人以按圖

察物，見物知名之便也者。賈先生是作，實應中國急切之需，而大有功于中國植物學之進展也。惟中國植物已經研究較爲詳盡者，只北部已由俄人 Maximowicz 所研究，中部已由德人 Dies 所研究，廣東已由英人所研究，雲南貴州湖南等省，雖已經奧人 Handel-Mazzetti 調查蒐集，但猶未完全發表。至廣西一省從未經外人採集，只國立中山大學生物學系曾作過多次大規模之蒐集，所藏標本亦大多數未曾發表。因此賈先生之圖鑑內所載，當只能偏重于中國北部及中部之物，而未可盡其所有也。雖然，以中國之大，植物之多，欲舉所有而精研之，盡書之，恐尙須若干歲月之經過，若干學者之努力，而後方望有成。今賈先生之作，雖非完本，端倪已具，規模待成，是後只須補充改正，逐漸完成之耳。賈先生其勉乎哉！尙期同好者有以贊助之！

民國二十五年五月董爽秋序于廣州國立中山大學生物學系

自序

就植物學發達史上加以考察，可以知道包含在植物學範圍中的各種學問，最早發達的是記載藥用植物的本草學。神農氏「教民播種五穀，嘗百草之滋味，」就是我國人對於植物學研究最早的記錄。以後來一般植物學的發展會居藥用植物之後呢？大抵食用和衣用的植物種類較少，一經人類普遍栽植以後，接觸頻繁，不以爲奇，所以在學術尙未發達的時代，反而少加注意。藥用植物大都野生，非一般人所能認識和應用，使漸成爲少數人的專門知識而形成本草學，作爲植物學或生物學研究的前驅。這情形不但在我國是如此，在希臘，最古的植物學者也都是採藥的人。

漢書郊祀志云：「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詔十餘人皆歸家。」又平帝紀云：「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歷算、鐘律、小學、史籍、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爲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至者數千人。」在這時候（公元前三一年至公元五年），本草已經在我國成爲一種與天文、小學等並列的學問，但還沒有確定的記載，祇是師承口傳的一種學問而已。所以當時雖然已經有了本草家，卻尙沒有本草書。現代所見最古的本草書是神農本草經。這所謂神農，當然是託名的，大抵由漢魏間張機華佗等記錄而成。故成書的年代，當在公元三〇〇年左右。後來陶弘景把這部記述三百六十五種藥品的四卷本的

神農本草經擴充為七卷本的神農本草經註，記載藥品的種類，增添一倍，這是公元五〇二年的事。從此以後，神農本草經就成為我國本草學上的聖經，歷代闡述增補，產生了無數的本草書，重要的數種如下：

書名

著者

卷數

藥品種類

成書年代

唐新修本草

李勣蘇敬

二〇卷

八四四種

唐顯慶四年
(六五九年)

食療本草

孟詵

三卷

二二七種

唐開元元年
(七一三年)

本草拾遺

陳藏器

一〇卷

唐開元二十七年
(七三九年)

蜀本草

韓保昇

二〇卷

蜀後主孟昶
(約九三五年)

開寶重定本草

劉翰馬忠

二一卷

九八七種

宋開寶七年
(九七四年)

嘉祐補註本草

掌禹錫蘇頌

二〇卷

一〇八三種

宋嘉祐六年
(一〇六一年)

重廣補註本草

陳子承

二二三卷

一七四八種

宋元祐七年
(一〇九二年)

證類本草

唐慎微

二二卷

一七四八種

宋大觀二年刊
(一一〇八年)

本草衍義

寇宗奭

二〇卷

宋政和六年
(一一一六年)

本草綱目

李時珍

五二卷

一八九二種

明萬曆六年
(一五七八年)

本草綱目拾遺

趙學敏

一〇卷

清乾隆三〇年
(一七六五年)

其中本草綱目是集大成的著作。李氏探輯諸子百家七百餘部，纂成本書，記載植物共一千一百九十五種。對於每種藥品的記述分作七項，先爲釋名，就是解釋名稱；次爲集解，即列舉各方面關於形態、產地等的說明；這兩項記載在學術上較有價值。以後五項分論氣味、主治、修治等，說明牠在醫藥上的功效。對於純粹科學的研究上較不重要。在本草綱目內，對於這一千餘種的植物也試用了一種分類法，把牠們統屬於五部三十類下；但祇以生態和應用爲主，不合近世自然分類的原理。

本草學以外，中國的植物學研究記載，也着實不少。試看詩經和離騷，有天桃香草的比興，包括着無數動植物名稱和關於牠們的形態和生態的描寫；可以想見古人對於生物關切的态度。後來三國吳陸璣著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宋吳仁傑著離騷草木疏，又給這兩部文學名著做了一回生物學的研究。爾雅是我國最古的一冊字典，其中關於動植物的一部分，竟可說是一冊動植物名彙，所舉的植物近三百種之多。這書相傳爲子夏所纂集而成，但在子夏前早已有一部分在流傳了。所以牠產生的時期約在公元前一二〇〇年左右，與詩經產生的時代大略相同。這三種著作雖然不是純粹的生物學書，但都寓有生物學研究的萌芽。到了晉代，有稽含著南方草木狀，記載閩粵交趾等地的草、木、果、竹共七十九種，這可算是中國關於純粹植物學的第一部著作。同時有賈思勰著齊民要術，根據當時的民間材料，記述各種農藝植物的形性和培養方法，甚實可靠。但是像這一類有創見的書，以後千餘年間，竟絕無繼起。此外尚

有山海經一書，不詳作者姓氏，據考據大約成書於公元前四〇〇至二五〇年之間。也多關於動植物的記載，惟文字簡略，降至近世，已類多難於鑑識。此外如張華著博物志，頗涉於怪誕，更無價值可言了。唐宋時代陸羽著茶經，歐陽修著洛陽牡丹記，范成大著梅譜和菊譜，都能對於特種植物作詳細的記述，但祇着眼於觀賞方面，在科學上價值究屬不高。直到明代周定王朱橚鑒於每遇飢饉，民食堪慮，於是從田夫野老購求各種可供食用的野草，果木來種植培養，然後繪成圖形，並記錄牠們的形態、生態和效用，成救荒本草二卷（洪武初年，公元一三七六年左右），所載植物四百十四種，曾見於舊本草者僅一百三十六種，其餘二百七十八種悉為朱氏所新增。這樣着重實際觀察，最與科學的方法相符合，是值得注意的。清代的吳其濬根據歷官南北各地的見聞，摹繪實物，採訪俗稱，考證古名，輯錄舊說，著成植物名實圖考和植物名實圖考長編二書。道光二十八年（公元一八四八年）陸應穀為之校刊於太原。圖考所載植物計一千七百十四種，圖畫的精細明確，頗有突過前人的地方；歐美學者考訂我國植物，每每取作參考，實為我國舊的植物學書籍中一部不朽的著作。其他如康熙四十七年（公元一七〇八年）依據明王象晉纂芳譜增輯而成的廣羣芳譜，雍正三年（公元一七二五年）蔣廷錫等合撰的古今圖書集成中的草木典，彙集羣書，分種排列，所有舊時的記載，不論名稱、形性、產地、栽培、效用以及詩賦、故事、神話等靡不輯錄，體例與近代的百科全書相似。但「述而不作」，所以搜羅雖富，價值卻沒有植物名實圖考那樣的高。

如上所述，我國舊時對於植物學的研究，無論在應用方面或純粹科學方面，都有着相當的成績；但用近代科學研究的眼光來批評，這些成績究竟有多少價值呢？布累特什奈得（Emil Bresschneider）說：「中國人觀察天然之才能不顯，探求真理之熱心亦不著；斯二者爲博物學家所必具，而中國人士皆闕焉。又中國文體不甚正確，恆至模稜兩可；而中國人士又夙傾向眩奇，所抱見解，往往極爲幼稚。故古代華民關於植物之著述，求能與第一世紀之羅馬希臘學者如 Plinius、Discorides 輩之著述比者，殆不多觀。」這實在是很有中肯的話，缺少探求真理的熱心，非但科學不能發達，更是民族衰落的致命原因呢。

歐美植物學的輸入中國，始於清末李善蘭與英人韋廉臣艾約瑟的合譯植物學書，比日本的輸入植物學更早數年。但李氏以後，不見繼起的人，植物學的研究遂致中絕。後來中小學內雖然列有植物學和理科的科目，所用教本，卻反而要向日本去轉譯回來了。在李氏譯書的前後，歐美人旅居中國的，常採集植物攜回本國，鑑定名稱，著文發表；他們國內的學術機關，又常常派遣專家，深入我國內地，採集植物以作純粹科學和應用科學的研究。因之，如布累特什奈得、提爾斯（L. Diels）、亨利（A. Henry）、厄爾斯（Hers）派克（E. H. Parker）、威爾遜（E. H. Wilson）諸氏，對於中國植物的研究上，都建樹了相當的功績。

原來在李善蘭譯植物學書的時候，我們所知道的歐美文化，還祇是鎗砲、機械、輪船、火車等應用科學，滿以爲祇須用錢去把這些利器購買回來，我們也能使用鎗砲、機械、輪船、火車，就可致國家於富強文

明之境了。殊不知要使用這些利器，應該有純粹科學的研究作爲後盾。時日推移，我們感受歐化漸深，窺見了歐美文化整個的體系，大家才明白研究純粹科學的重要。於是生物學也隨伴物理、化學等而受人注意了。到了民國十年左右，我國人纔眞眞從事於生物學的研究，這大概有下列的各種原因：（一）受着歐美人士對於我國動植物熱心研究的刺激。（二）大學設立漸多，各大學多分科設系，組織漸趨完備，因此生物學就在大學中占得了一個地位。（三）中國科學社慘澹經營，把生物研究所成立起來，孜孜不倦，專心攻究，造成國內生物研究的濃厚空氣。（四）江浙等地連年遭受螟蝗的災害，先後成立昆蟲局，對於昆蟲和植物有了實際的認識。（五）留學國外獲得生物學研究經驗的人材漸多。

從民國十年到現在已經有十五年功夫。在這十五年中間，國勢日蹙，民生日弊，瞻念前途，令人寒心。但科學的研究卻頗有蒸蒸日上之勢，總可算是差堪告慰的事。就生物科學而論，在這十五年中，研究機關的創立，參考圖書、儀器和漂本的設備，專門人材的造就，以及研究報告的刊行，都已有了不少的成績。現在專就與植物學方面有關的各大研究機關的現狀，臚述如下。

南京有四個研究機關：（一）國立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藏着大宗桂黔滇等省所產的臘葉標本，發見新種很多。（二）國立中央大學生物系繼承前東南大學的餘緒，爲研究東南部植物的發祥地，藏着江浙皖甘青等省所產的臘葉標本，極爲珍貴。（三）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專門注重長江流域各省

植物的採集，現正從事於南京植物誌和浙江植物誌的編著。(四)金陵大學生物系成立極早，最近採集魯贛湘桂黔等省的植物，成績極佳。又有森林系和病蟲害系，對於森林學和病理學都有實際的研究。

北平也有四個研究機關：(一)國立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對於吉林冀陝等省植物的採集，成績最著。(二)國立北京大學生物系早年搜藏臘葉標本極富，近方從事於形態學和細胞學的研究。(三)國立清華大學生物系藏着多量的河北產的臘葉標本，尤注意於藻類學、生理學和生態學的研究。(四)靜生生物研究所藏着冀晉吉川滇等省所產的臘葉標本，其中有三萬餘枚已經鑑定學名；對於木材解剖學、蕨類、藻類等都有深湛的研究。

天津有一所北疆博物館，是法國人創辦的。搜藏北方各省所產的臘葉標本很多。

在南方，廣州有兩個研究機關：(一)國立中山大學生物系和農林植物研究所對於海南島和嶺山的植物，調查最爲詳細。(二)嶺南大學生物系藏着粵桂兩省的植物標本很多，對於海南島植物的採集，成績也很佳。福建也有兩個研究機關：(一)福州有協和大學生物系，藏着大量的福建產臘葉標本。(二)廈門有廈門大學生物系，也藏着大量的福建產臘葉標本，對於海藻尤有研究。

在西部，武昌有國立武漢大學生物系，對於菌類學和解剖學都在研究中。重慶有西部科學院植物研究部，成立最晚，因爲地理關係，卻已經成爲研究川康二省植物的中心了。

以上各個研究機關，多數已有研究報告出版。綜計研究成績，以植物分類學爲最著。我國素來號稱地大物博，就植物而論，全國所產究屬共有若干種，在多數未知的植物中能否更有新種、新屬或新科發見，各種與民生有關的著名植物的性狀究竟怎樣？除了熟知的各種經濟植物以外，能否更發見其他可供實用的種類？所有這一類的問題，都需要先從分類學的研究着手。但學者研究的目標較爲深遠，一時難求適合實用。所以研究的空氣雖然已經相當濃厚，而範圍還很狹小。研究成績又往往用西文發表，以便與國外的學術機關交換，獲得國際的聲譽。皮藏的臘葉標本，也僅僅書寫學名，以致一般人仍然無由認識。高深和普及，一時未能兼顧，自是一種遺憾。

就一般人的需要情形而論，不論在各級學校的教學上，在農作、園藝、林業、醫學和化學的研究上，關於植物的認識都是基本的工作。一冊適當的參考書，以供識別和考查種種普通植物之用，可以給予他們以絕大的幫助。爲了這一類的需要起見，在國內的出版物中，一部綜合的圖文兼重的，記載各種重要的草、木、花卉、蔬果、菌、藻的書籍，應該是不可缺的。

本書卽爲適應這樣的需要而編纂。工作開始於民國二十二年冬季，先擬就內容大綱，然後選定多種東西文專著，把其中所述我國出產的分布區域較廣，在純粹科學或應用科學方面較爲重要的植物，彙譯札錄，更補入少數在分類系統上或應用上所不可缺少的外國產植物，分科編排，附以分類索引，科

別說明，彙集成書。初步譯述的工作大部分由舍弟祖珊擔任，整理編排的工作由著者擔任，費了一年有半的時間，才把初稿寫成。民國二十四年六月，整理出第一批稿子，交開明書店排印。因為篇幅較鉅，製圖刻字，手續繁重，所以一方整理一方排校，直到現在，方能與讀者相見，綜計所費時間，前後已經五年了。

本書在國內還是一種嘗試之作，編寫的時候沒有成例可以依據。對於材料的取舍，圖樣的搜集，學名的考訂，中名的辨別，以及形態、生態和應用記載的抉擇，處處都要慎重考慮。爲了這個緣故，完成的初稿，重復修改或棄去不用的，不知有多少。用心愈堅，費力愈勤，感到的缺陷反而愈多。這個初版本的出現，祇是一種拋磚引玉的工作。隨了我國學術的進步，要使牠成爲一冊真正詳載我國重要的、特產的種種著名植物的一般適用的圖鑑，尙望海內碩學鴻彥，多賜教益，俾得隨時修訂增補。

去年三月間，著者不揣冒昧，把本書一部分的清樣，分別寄呈國內幾位先進的植物學家，請求審核。承北平靜生生物研究所胡步曾（先驢）博士，南京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錢雨農（崇澍）教授，廣州國立中山大學陳煥鏞教授，董爽秋博士，先後賜予序言，爲本書增光不少。最可感謝的爲國立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鍾憲鬯（觀光）先生，於盛暑之中，爲本書的菊科、草海桐科、桔梗科、葫蘆科、藍盆花科、敗醬科等部分詳加校閱，以其四十餘年研究中國植物的心得，指正許多錯誤，並對著者賜予不少的鼓勵和諍言。鍾先生誠摯懇切之情，使著者所受的感動，實非文字所能形容於萬一。論者每舉達爾文、萊斯二生

物學家的行爲，作爲科學家道德的模範，現在鍾先生這樣對於學術的認真和待人的誠懇，實足與前賢媲美。又承國立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子民（元培）先生爲本書題簽，著者深覺榮幸。

杜季光先生是最初援助著者從事生物學研究的人。編纂本書的時候，承借用多種重要的參考書，至爲可感。周榕仙先生、朱修誠兄及故許心芸先生，於民國二十二年創設中國標本廠，蒐羅各種國產動植物標本甚多，使著者隨時獲得參考實物的機會，對於本書的內容上，增加了不少的正確性。本書一部分的插圖，係徐瀾生先生所摹繪。排印時的校閱和中西文索引的編製，以朱文昭陳蓉娟二女士費力爲最多，均應附筆致謝。對於其他直接間接有助於本書的諸位先生，謹在這裏一并表示謝意。

最後對於開明書店當局諸公，能慨然允予出版這樣一篇篇幅多，排印費時，而銷路未必可靠的純粹科學著作，是著者所深感幸運的。這一本書，發刊以後，對於國內的學術界，假如能有些微的貢獻，那末，這個「幸運」更將不是著者一己的私幸了。

民國二十六年二月賈祖璋序於滬寓

編輯例言

一、本書參考專著多種，集最近關於我國植物學分類研究的精華而成，圖文並列，可供各級學校植物學教師、一般植物學家及農學家、醫學家等參考之用。

二、本書記載我國境內重要的野生植物、培養植物及少數在純粹科學上或應用科學上極著名的非國產植物共二千四百餘種。依照恩格勒爾氏分類法逆轉排列，從種子植物的菊科起，到裂殖植物的細菌止，以門、綱、目、科的檢索表為綱，科別說明和種別圖說為緯，綜合敘述。

三、本書的植物圖均從各種專著搜採而得。間有數種無舊圖可採，或雖有而不甚適用的，均取實物寫生，或就舊圖摹繪，尤屬可貴。較為複雜的圖，另列圖解一項，詳細說明，以便參照。

四、本書對於每種植物的記載，分學名、普通名、形態、生態、應用和附註六項，前四項各種植物均備，後二項視需要而酌定。各項的內容和範圍略述如次：

1. 學名 學名排列於圖下，以最新和最通行的為準。有異名的，為篇幅所限，僅選錄一名，餘均從略。屬名和種名用斜體排，定名者的姓名用正體排，藉清眉目。屬名拼法偶有歧出的，祇選用一種，另一種附入索引，以便參考。